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 第七十五回 老英雄立志報前仇 弱書生知機先遁跡

話說劉唐從前敵回來養傷，順便催運軍需器械，報告軍情。原來宋江、吳用兵紮高吳橋，離城三□里跨泗水紮營。在進攻之先，又是石秀混進城去。（【眉】石秀混進城去是被捉的伏筆。）那西門外唐牛兒炒貨店，也因兵事，收了搬進城來，（【眉】唐牛兒炒貨店也搬進城去，與第七□三回戴、石初入兗州時景況不同。）恰好和石秀遇著。石秀知道他雖然貪利，卻是安分百姓，便不去惹他。當夜覓了宿處。第二日，已開到官兵二千，統領官是都監王定。隨即梁山兵到。王定當日在大名府，吃過梁山兵馬的厲害，不敢不□分把細。當下先發號令，編點居民，□家一甲，如有外來生人，須公同稟報，具下店保，方許留宿。其留宿若干日期，亦須呈明。其客店商旅，沒有店保的，一律押出城外。命令一下，隨即派兵士查街，石秀估量不能存身，趁鬧裡早混出城。官兵來得倉促，城裡空地無多，都分駐幾個大寺院裡。有一個最大寺院，叫旃檀寺，就權充都監轅門。（【眉】綦帶第六□五回。）石秀探得，報知吳用。吳用見城兵不出，傳令攻城。猛攻一日，不能攻克。王定城上看得分明。次日，領兵出北城挑戰，梁山陣上呂方、郭盛躍馬迎敵，大戰半天。吳用左路兵馬，迂迴泗河東岸，直扣南門。號炮三聲，衝車雲梯，夾著槍箭，猛烈齊上。王定火速抽身，被梁山兵馬掩殺在城門邊，傷了百餘兵士。吳用將城圍定，連攻五日。林冲、楊志、劉唐當北門紮營，只防城內。不防夜間城外來一支兵，橫衝直撞，劫進營來。三位頭領連忙迎敵，來兵便退。追將去時，一支人馬，倒從營中殺出。此時吳用接應兵到，來兵內外呼應，向北方退去。（【眉】雙方作戰情形活現在紙上，知作者於韜略寢餽深矣。）人馬雖然不多，可是非常驍勇，眾頭領不敢遠追。次早，吳用遣人哨探，不得蹤跡，和宋江全軍退屯磁陽山。王定見賊兵已去，傳令暫開城門，由人民去砍取柴草。

到了傍午時候，軍士拿進兩人，一個是長髯大漢，一個是少年後生，兩人前後挑柴進城，在街頭相遇。大漢一把扭住後生，說是梁山奸細。王定喚來訊問，大漢咬定後生是梁山拼命三郎石秀，後生卻識不得大漢。王定吩咐細搜大漢身上，絕無可疑的東西。後生身上，卻搜得火藥一包，流星花炮三支。再吩咐將兩人柴擔挑進，解開搜檢，一擔裡面搜出兩口單刀，那一擔裡藏著一對流星錘。王定便問大漢：「你怎麼知道是石秀？」大漢仰天長歎道：「王將軍！你知道祝家莊苦戰（【眉】「祝家莊苦戰」五字省去若干支語。）的事麼？」王定當下明白。喝教把石秀捆了，送下地牢。便請樂師傅，裡面坐。樂廷玉聽見說出他尊姓來，索性老實不客氣，拾起流星錘，跟王定走進，分賓主坐定。王定問：「好漢！這許多時托身何處？」樂廷玉道：「自從那年莊門失守，落荒走出，覺得茫茫大地，無處容身。偏倉促之中，還有百餘心腹，一同脫走。恰從徂徠山下少息，遇幾個不成器小廝，下山要截。吃我一陣殺散，占了山頭，暫且住下，等待報仇。日子過久，盤費缺乏。說也漸愧，不免做些落草的勾當。今年春間，聽說官兵剿梁山不動，要先行肅清附近小寇，區區想自己原是良民，何苦同官兵對壘，便把一伙人馬，移屯城北甌山。此番賊兵到來，哨卒零騎，被我截殺不少。（【眉】北甌山截殺賊兵、扈成劫營都從樂廷玉口中補敘，此處可悟出作文方法。蓋用兵有正有反，作文亦然，正者文之法，奇者不為法所縛也。作者邃於武學而能文章，故有此奇文。）前夜和徒弟扈成去劫賊營，還斬得幾□頭首級。」王定道：「怎麼扈成也在一起？」樂廷玉道：「說也可憐，他家破人亡，就桑林自縊，恰被區區遇見。前事不談，入伙也還得力。前夜他帶二百人，罩了梁山泊嘍囉的衣甲，伏在賊營附近。弟去劫營時，他從內殺出，雖不曾大破賊兵，也叫賊徹夜不還，到底退去。但是此賊慣用裡應外合之計，料想他的退兵，一面是要對付外來人馬，一面便抽空混入進城，所以小弟把人馬交與扈成統帶，自己趕進城來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果然遇著此賊。只是恐怕還有餘黨，須得嚴行提防才妥！」王定稱是。就此留樂廷玉相幫料理軍務。

入晚，梁山兵馬又到，徹夜攻打，直到天明，方才少定。王、樂兩人從城頭回到轅門。王定早見蔡九知府驚惶失色，在那裡等候，忙問：「太守有何要緊公事？」只見蔡九回頭一望，左右兩個親隨，把文武兩印齊捧上，便著地一揖道：「仰仗，仰仗！」王定忙問：「此事怎講？」蔡九從袖中探出一張紙來，給他看時，正是制置使批准給假三月的公事。（【眉】無可奈何。）請假了事，是官場慣例，可恥王定這才省悟，只為蔡太師面上，不好譏諷，勉強答道：「太守此刻就卸了事，也自出不得城，你不聽四邊喊殺之聲嗎？」蔡九道：「原是兄弟平生，只知文墨，不曾臨過陣。聽這般喊聲，心神甚是不安。幸虧在兩個月前飢民鬧事之時，已作準備，只是護理委員不曾來到，所以不好離任。將軍麾下，（【夾】叫起將軍來，可見情急。）盡有健兒，要能護送兄弟突圍而出，兄弟完此七尺之軀，歸見家父，決不忘此大恩。」王定看他神情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端茶送客，他也不覺。（【眉】紈袴子弟襲了父兄之餘蔭者，讀此段文亦有所感否？）沒得法，只好請少坐自便，退入辦公室來。室本在大殿的東偏，和會客處毗連，是用竹簾隔開的。恰好樂廷玉一人端坐在內，王定招手，同到大殿後邊松樹下一塊大石上坐下，問道：「剛才太守的話，足下可通統聽清了？」樂廷玉笑道：「聽了如何？」王定道：「小弟替足下想，綠林中非久長之所，難得這個機會，保護他出去，倒是進身之路，不可錯過！」樂廷玉道：「小弟一人，死生付之度外，突圍而出，料想不難；只是保著一個比婦女小兒還不如的人，經過千軍萬馬中，實非易事。」王定道：「英雄豪傑，須為其難。此人雖算不得，但足下此時捨此並無他路。倘不得官家承認，又結怨草寇，豈不兩面夾攻？我們初次相遇，交淺言深，可是全為足下設想！」樂廷玉躊躇了一會，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只好努力試試看。只是要去，便是今晚。請都監選遣□個精幹軍士，一面將文武兩印接過來，讓他好脫身罷。」王定見樂廷玉意思活動，走出去經老實不客氣，當眾接過印來，叮囑蔡九結束停當，黃昏來聽消息。

梁山泊人馬攻城池，這一日時寬時緊。（【夾】不得內線消息，有疑心故。）直到黃昏前後，蔡九果然又來，王定先替樂廷玉吹噓一番，蔡九□分欽慕。（【夾】逃命要緊的緣故。）樂廷玉道：「小可蒙王都監吩咐伴送太守出去，這件事端的危險，小可也不知出得去出不去，只有三件，要求太守原諒：第一件，是一切行動，都由小可作主；第二件，只能保太守一人；第三件，昨日捉得的賊人帶著，臨時有用。三件如能允許，就此趁賊人傳餐時候出去。」蔡九道：「好！好！一切依你，（【眉】豈只三件能夠允許，就是三□件、三百件，也要承認，活命要緊。）小弟原是新人，還不曾接家眷，只納兩個小妾在此，（【夾】浮薄少年，自己畫供。）隨後來帶，也無不可。」當夜飽餐已畢，王定傳令牢裡提出石秀，四馬攢蹄，捆得緊緊。樂廷玉把來攔在鞍上，一手橫著鋼刀。蔡九一匹馬，緊隨在後。後面騎兵，魚貫而出。

出得北城，只見遠處疏疏的幾星燈火，隱約可見。□餘騎都遵樂廷玉約束，走得極慢。路兩邊夾著水田，黑夜望去，平鋪一白，似雪地般。蔡九在馬上，只覺尖風戳面，眼前不辨東西南北，把定絲韁，由他高低快慢。約莫走了一個更次，燈火漸漸分明。蔡九心想賊營不遠，又不便問得。忽然左首現出一大塊烏濃濃的黑影來。樂廷玉早跳下馬。蔡九和兵士聽招呼一齊下來。各牽各馬，向濃黑地方進去。原是一座大大樹林，□幾人在裡面前碰後碰，腳下又是樹根亂絆。蔡九到此，性命要緊，也顧不得吃力。又將近走一個更次，將近出林。樂廷玉道：「一齊上馬罷！此處賊人防備最是薄弱，趁馬力有餘，快些衝鋒。」兵士們舉起兵器，腳下只一夾，□幾匹馬飛衝過來。大路上原有幾個伏路賊兵，只凝神照顧前面，不防側面馬到。剛喝問：「口號！」馬頭早已撞上，東倒西歪，連排跌倒，這一氣使足馬力，一趟子便二□里。到一橋邊，蔡九緊抱雕鞍，幸喜不曾落下。天色已是微明，樂廷玉回頭看見蔡九在馬上發抖，問道：「太守冷麼？」蔡九努力答（【夾】努力可笑。）道：「不，不。」樂廷玉道：「太守放心！出了賊圍了。」話未了，後面馬蹄聲吶喊聲，追趕上來。樂廷玉道：「不用驚惶，我已有預備在此。」吩咐兵士：「你們送太守到甌山南面，轉西坡，自然會遇見人。倘若盤問，只說奉樂頭領命令，護送兗州府尊到此，頭領停一刻便到，口號是『蕩寇』二字。仔細著！」□騎擁蔡九自去。（【眉】護送蔡九用筆周匝，任他自去，直截了當。）

樂廷玉立馬橋上，把石秀高高擎起，大喝道：「省事的鼠賊，敢來納死，便先宰了你這忘八羔子！」來將正是賽仁貴郭盛，見

此情形，大吃一驚。石秀卻開口叫道：「兄弟們！不要顧我，我失陷在人手裡，你殺上來替我報仇罷！」郭盛聽出石秀聲音，看樂廷玉刀口，正在石秀頸上一圈劃來劃去，不敢鹵莽上前，勒住馬，高叫：「來將通名。」樂廷玉笑道：「梁山賊輩，你要知道爺的大名，叫這羔子說罷。」刀背就在石秀身上亂敲。郭盛忍不住，縱馬直上，一戟猛地刺來，早見樂廷玉按住刀，雙手提起石秀，迎畫戟一架。郭盛急收回畫戟，退下橋去。想手下人馬雖多，無奈一時不好掩殺，正待叫部下識得水性的，先晃水過去，截住橋那一端。猛聽橋上又是一聲喝，樂廷玉已飛馬下橋，手裡運動只一摔，把石秀直拋上郭盛馬頭，道：「無用爛賊，還你罷！」

郭盛不敢用兵器招架，措手不及，撞個滿懷，幾乎連自己也要落馬。（【眉】樂廷玉捉住石秀，仍從樂手奪回石秀，奮筆直書，一氣奔放，在笨手寫來至少要多二三十字。）急忙接住，拔出腰刀，把石秀身上繩子割斷，已是四肢麻木，好半天才掙扎起來。遍體都被刀背敲得鱗傷，頭頸四圍，皮肉全行割開，好似繞根紅繩一般。（【夾】辱石秀是一種報仇法，比他還快心。）再看橋上的樂廷玉，早已趁空脫身。郭盛率眾待過橋再追時，又聽見橋那邊山裡，隱隱有好幾處吹號之聲。（【夾】樂廷玉的佈置。）恰好呂方、周通也到，大家商量，前面恐有埋伏，無意中救了石秀回去，也算得了。便一齊掉轉馬頭，回向本營。

卻聽見吶喊之聲，和槍炮連珠聲響，端的十分緊急。將近城邊，已望見城上豎了「替天行道」的大旗。（【眉】「替天行道」旗幟高豎，兗州城得矣，只用吶喊之聲和「槍炮連珠聲」二語，將苦戰狀況寫出。高手作文能以少許勝人多許，可於此見之。）城裡兀自巷戰未休，三將趕進城來，城中官兵，已有一大半跟統將奪門而去，少數的各街頭巷尾一場混戰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投降的也有上百人。宋江、吳用到知府衙署駐馬，計算各位頭領，兩次入城，探得消息，被擒受苦，失口不招，是石秀的功勞。跟石秀混進城中，暗暗在水關底下，用小船火藥炸開水關，是楊雄、王英的功勞。奮勇先登，占住城頭，是武松、魯達的功勞。進城以後，搜殺殘兵，肅清街市，是林沖、楊志、李應的功勞。救回石秀，是郭盛、呂方、周通的功勞。鎮壓軍士，破城之際，不擾百姓，是裴宣的功勞。劉唐攻城受傷，先回山泊養病，也算有功。（【眉】諸將敘功，文筆整飾而有變化。）孔亮、孔明，前日攻城未下，夜半遇敵劫營，不奉將令，私自追趕，致落陷坑被擒，幸接應兵到隨即救回，功罪兩抵。（【夾】又是徒弟出醜。）楊志因追王定不獲，自請免除功績，（【夾】微意。）吳用不許。這晚，吳用傳令：武松、楊志輪流領五百兵士，巡查各處，以備意外。

次早，宋江傳令，一面盤查府庫錢糧，一面在城裡適中之地，設立平糶局兩處，城外四門，各設粥廠，就派李應會同裴宣，管理其事。果然各處飢民，聞風而集。每日四城吃粥的人，如潮似浪，前推後擁。（【眉】料理善後。）佈置甚妥，引得各處飢民聞風而至，蓋民苦苛政久矣幸虧各頭目用心照應，不曾有爭奪踏傷的事。宋江十分歡喜，對眾頭領道：「你們看趙頭兒高拱九重，省得什麼？放著許多好事不做，只是歌舞太平，任那些貪官污吏，激成民變，還不在意。你看我們，一到此地，小小賑濟點子，每日救活成千整萬的人。將來這些人，怕不替我們各處傳揚麼？此後我們『替天行道』的名譽，加一倍高，弟兄們面上，也加一倍光彩。不要看輕區區山泊，將來托諸位弟兄們的努力，前途真正不可限量呢！」又過了幾天，外邊沸沸揚揚地傳說官兵要大舉前來攻打城池。宋江和吳用商量。吳用道：「他要攻打，來攻打好了。目今城外滿坑滿谷的飢民，讓他塗炭一次，才見得我們的仁義呢。」

說著，外邊傳進盧俊義的信來：「李逵失蹤，不曾覓得；蕭讓受傷才好，和金大堅下山試馬，又是三日不回。」宋江看了，不免也有些躊躇。吳用道：「他兩人手無縛雞之力，去了也罷。只是蕭讓、金大堅有妻女，可囑盧員外好看顧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看盧員外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上回紙條上那話兒發現之時，不是已探過了。（【夾】時遷。）他老實倒還老實，好在有朱武相幫，一切無慮。」宋江道：「失蹤的事，和那話兒怕是也有點關係？」吳用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那話兒不在小處著眼。他果然有心，此刻早已大張旗鼓，難道山泊裡當真有人能阻住他麼？只是時機未到罷了！」宋江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吳用道：「這也沒別的。他們怕輕易動手，官家尚不承認，他怎麼處？那時地位只好和我們一樣，更擔個反覆的聲名，未免太不上算。因這一點，我們趁這時候，還可以想法收拾轉來。你看漢朝韓、彭，哪裡是服服帖帖地，不過高祖善於用將，便籠絡得住。公明哥哥，你地位自在，且休著急。」宋江道：「我怕還有那方面。」吳用搖頭道：「放心！那方面魄力更小。近幾年經我們的鎮壓和訓練，他的人差不多都上我的路，怕什麼？倒是眼前樂廷玉這廝，死命和我們作對，此人志不在小，且是將才，尚不剿滅，日後必成大患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能設法弄這人入伙麼？」吳用道：「這大大不必！難道嫌他們人少，鬧不夠嗎？（【夾】軍師作法自斃，於今也怕了。）好在昨天已探得那廝剽穴，便在甌山，去此不遠。我們移得勝之師，取他也還容易。近來留心看過，飢民之中，也有些精壯。過兩三天，便好設法部伍起來，又添幾千精兵。」宋江道：「可是軍餉格外多了，日久怎生區處？」吳用道：「我別有辦法。城外人民，多是城裡大家佃戶，只消對他說，你們窮到這般，都為城裡大戶收租太狠，弄得平日全無積蓄的緣故。他們城裡安富尊榮，生活有餘，你們鄉間，辛辛苦苦，生活不足，你們不會繳租麼？我們是替天行道的，專一幫助窮人，給你們兵器，教你們武藝，你們去辦團練，我還可以叫幾個得力頭目，助你力量。一者防外來盜賊，二者好對付田主。如此這般，怕不是我的兵麼？官兵到來，怕他們不出力抵擋麼？我們既得兵力，還可加官兵一個殘殺的聲名，不是一舉兩得！」（【眉】好毒計。）宋江連連說好。次日，正待如法進行，忽然裴宣氣呼呼來報告一件事，宋江、吳用，齊吃一驚。欲知此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樂廷玉報仇，足補正《水滸》之所不及，描寫入神，以石秀、蔡九為陪襯，見出此老的身分。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見梁山泊首領設立平糶與粥廠，幾有爭奪踏傷之事，則其歡喜神態不言而喻。值民生凋敝之際，貪官污吏而不能絕跡，鮮有為野心家所利用而操縱者矣。湘亭